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〇六回 少婦送殯露破綻 惡霸行路逞威風

且說關小西聽了施公之言，連忙問道：「老爺，這姦夫淫婦害了本夫，今日如何看出他們的破綻？」賢臣說：「我並無別的法術，不過私訪民情，處處留心。見聞之際，暗察聲音動靜。死人於其親愛之人，必是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及其已死，哀切哭泣。適才見那婦人，哭已死之夫，聲音不哀而懷懼。又見與那男子眉來眼去。聞聲察色，知其因奸致殺，一定無疑也。」小西聽罷，心中歎服，說道：「老爺真是燭照如神。」說罷給了茶錢，主僕仍然騎驢就道。

且不表五里遇著桃花店，□里過了杏花村。小西催趕著兩匹驢，甚是快速，頃刻走了三□里路程。那裡有個地名三家莊，主僕喂罷驢，找了一座乾淨飯鋪，吃了飯食，復又登程。只見路上來往行人，也有騎馬坐車的，也有推車肩擔的。賢臣同關小西，騎在驢上，聽這些人言講。賢臣眼望好漢，把頭一搖，將驢一勒。好漢領會其意，只得也將驢暫住，讓眾人的驢過去，慢慢跟在後面，竊聽二人談說：「我倒有個兄弟，親眼見他對我說來：這位施公大老爺，原籍是南方人兒。只因祖上掙下功勞，皇上加封，入在鑲黃旗漢軍之內，世襲的鎮海侯爵。初任江都知縣，代署過州印二任，順天府三任，便升到倉廠總督官印。仕倫這個人，聽他說的不差，可見皇上重的文才，不是取的相貌。」那人聽了，更加不服道：「我說這話罷，尊駕再要誇獎他，不如先罵我個猴兒崽子！不是在下誇口，愚下乃茂州人氏，我姓牛，外號人稱牛腿炮，在茂州小小有個名望。不論幾時，眾位要是走著我的賤地，打聽打聽，沒有個不知。列位往後撞著我，不必理我。常言：『人不辭路，虎不辭山。』將來眾位總有到茂州去的。我們結拜的有四個弟兄，每日同在一處，意氣相交，人人皆曉。我大哥姓武名貌，綽號人稱鐵金剛。我二哥姓金名玉山，家中廣有產業，終日眠花宿柳。三哥姓趙名大璧，愛交江湖朋友、衙門官吏，人稱獨霸茂州。在下本名牛玉璜，皆因說話行事沒有板眼，所以人送外號牛腿炮。我們哥兒四個，不敢說有點小字號，就是皺皺眉頭，那一個都稱『乖乖的』！眾位有時到了賤地，倘有個大事小情，只管提說我牛腿炮一聲，什麼事情都可了結了。如今我這是從涿州探友回來，路過此處。你們說這些言詞，實在叫我聽著可惱！施不全果然山東放糧，必要從此路走，我看他將我怎樣。他行的事，我都知道根知底：貪財害眾，奸詐欺人！怎麼算得忠臣？在江都縣有個黃天霸，卻是一位英雄杰士，被施不全甜言巧語，哄得跟他捕賊辦事。那黃天霸作官，心甚怕死望活，爭功立業，把他結拜的弟兄，為救施不全，都用鏢鏢死。你們猜後來怎麼待遇黃天霸？竟如家奴一般驅使，並無一點兒提拔之處。黃天霸跟的日久咧！不知他是最好不過的壞骨頭。」眾人只見他滿面通紅，帶著酒氣，眾人瞧他是個醉漢，瞧是滿嘴裡鬚鬚，全不理他，一齊催驢，各自走去。

此時賢臣與小西俱跟在後，聽了個詳細。施公恐人看破，並不憤怒，仍是坦坦然的騎著驢行走。那關小西本來不曾念過詩書的，又兼手有藝業，英雄氣象，自是粗魯。聽見人談論賢臣，登時怒髮衝冠，按捺不住，就想上前動手。剛一抬頭看賢臣，只見施公那裡搖頭。小西看罷，也就知道賢臣怕泄漏機關，不肯叫他闖禍。復又把驢勒住，離那伙同行的約有一箭之遙。

賢臣又回頭一看，並無人跟隨在後，遂叫聲：「小西，適才我見你面紅耳赤，似乎有些氣惱。那如何使得？你想咱們未行之先，我就吩咐過：一路須耐性，不可妄動火性，自蹈危險。凡事我自自有裁處調度。適才天使其然，叫惡人自訴供招，不過令他們多說幾日，然後自然叫他們知道。」一路上二人閒言不表。

卻說主僕催驢前進，過了三家店，又走了三□里，至新城縣過站；由新城僱驢上路，又走了三□里，至白溝河。這日共走了九□里，到了天晚下店，用畢茶飯，安歇不表。至天明給錢，出了店門，復又僱驢前進。這真是朝登古道，暮宿荒村。主僕雖是僱驢趕路，卻不論到了何處地面，要遇著行人眾多，便將驢慢走，一為探聽本處的官員賢否，二者為的是訪察各處的土豪。

這日施公上了驛路，但見男男女女，扶老攜幼，四路奔走，如蜂似蟻。聽說那些人全是由山東出來逃難的，也有說是投親，也有說是訪友。又有那多嘴的說道：「你們這些逃走的，難道你們沒有耳風？現在老佛爺知道山東災旱甚重，特發帑米，欽派大員前來賑濟。你們就到那裡，誰能給你們蒸下包子煮下飯？不過也是忍饑受餓，乞著討飯。常言說：『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刻刻難。』在本處喝碗水，尚不至作難；若到了他鄉外郡，只怕一口水想喝熱的，都不現成。據我說，你們不如回去。帶著少女幼婦，離鄉背井，哪裡都是那等好人？倘遇著凶惡之徒，不講情理，看見你們饑餓，假意憐憫，生出主意。看見婦女面貌生得稍有姿色，或用銀錢餌誘，或用強橫欺凌。一入了牢籠，只得由他擺佈。或是拐賣，或是強姦，許多的惡處，說不盡他們的陰謀。到那時雖然後悔，也就晚咧！現在聽說康熙老佛爺派的一位清官，欽賜國帑，救濟饑人。這位清官，乃是三甲廕生出身，皇上都知道他剛直，不怕勢力，專除臧官滑吏，惡霸土豪。並不是那等『養漢老婆穿裙子——假裝正經人』那樣子行事。判斷公案，真是神欽鬼伏，才能更不用說。作順天府尹，作倉廠總督，專與國家去弊，行那利益之事。王公、侯伯、駙馬等，要叫他尋出過處，也是不肯饒恕。傲上憐下，朝野知名，真是一位有才學的清官！如今可就是差這位老爺前來放糧，他要一到，哪個官吏還敢通私作弊，坑害良民？一定能沾實惠。你們快趕回故土，等著去罷！」

不言行人在途議論，且說賢臣聽罷行人私語，自己點頭暗想：「據這人說來，卻不枉我為民勞苦。可見善人說惡人不好，惡人也是說善人不好。張獻忠論古今人物，他說西楚霸王是天下第一。真是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出都門未經幾站，說得我便是好歹不一。但只一件，那說不好的，本是惡霸強徒，我偏訪惡治他，豈肯還說我好的道理？這說我好的，一定他也是個好人，到底不埋沒了我為國為民之心，這就是了。」賢臣想著得意，心中一喜，精神陡長，三□里路，不多一時，便到雄縣。

那驢到關廂，驢夫接去。主僕進了飯店，吃茶洗臉畢，吃些東西，會了錢。小西扛起行李出鋪，越過關廂，進了雄縣。但見人煙稠密，街道上鋪戶甚多。主僕也無心觀看——只因欽限要緊，賢臣也顧不得殘疾勞碌，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按站僱驢，盤桓前進。賢臣一邊走著，對小西說道：「據我看沿路之上，聽來往行人話語之中，負屈含冤之民，到處不少。有心細訪嚴查，立刻審問，又恐違了欽限，餓壞許多災黎。我料施安此時已經過去，比咱多走著一程。如今咱們也只得快走。倘遇說話有些隱情的，留心記著，候放糧完畢，再行判問公案。」小西聽罷，道：「但憑老爺尊意。」說著主僕不敢遲滯，真是往前一程一程的行走。一日由任邱縣一早起程，走不四□里，到新中驛打尖。還是僱驢，又走三□里，來至河間府。換了驢又走，三□里至商家村，天色到黃昏之際。這日走了一百里，方才歇在店內。不知又甚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